

韓國儒學與朱子學的傳承

韓國外國語大學 中文學院

姜真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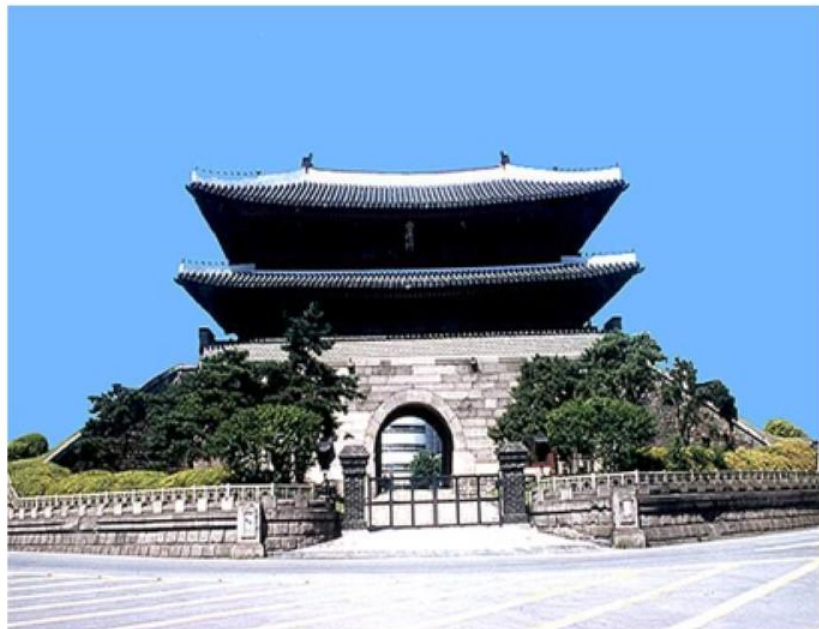
CONTENT

- Korean Confucianism
- Classic and Interpretation
- Human Mind of Moral and Emotion
- Nature of Human and Animal

Introduction



國寶與史蹟



崇禮門（國寶）



陶山書院（史蹟）

國寶與史蹟



昌德宮 (國寶)



景福宮 (史蹟)

國寶與寶物



興仁之門(寶物)



紫雲書院 (史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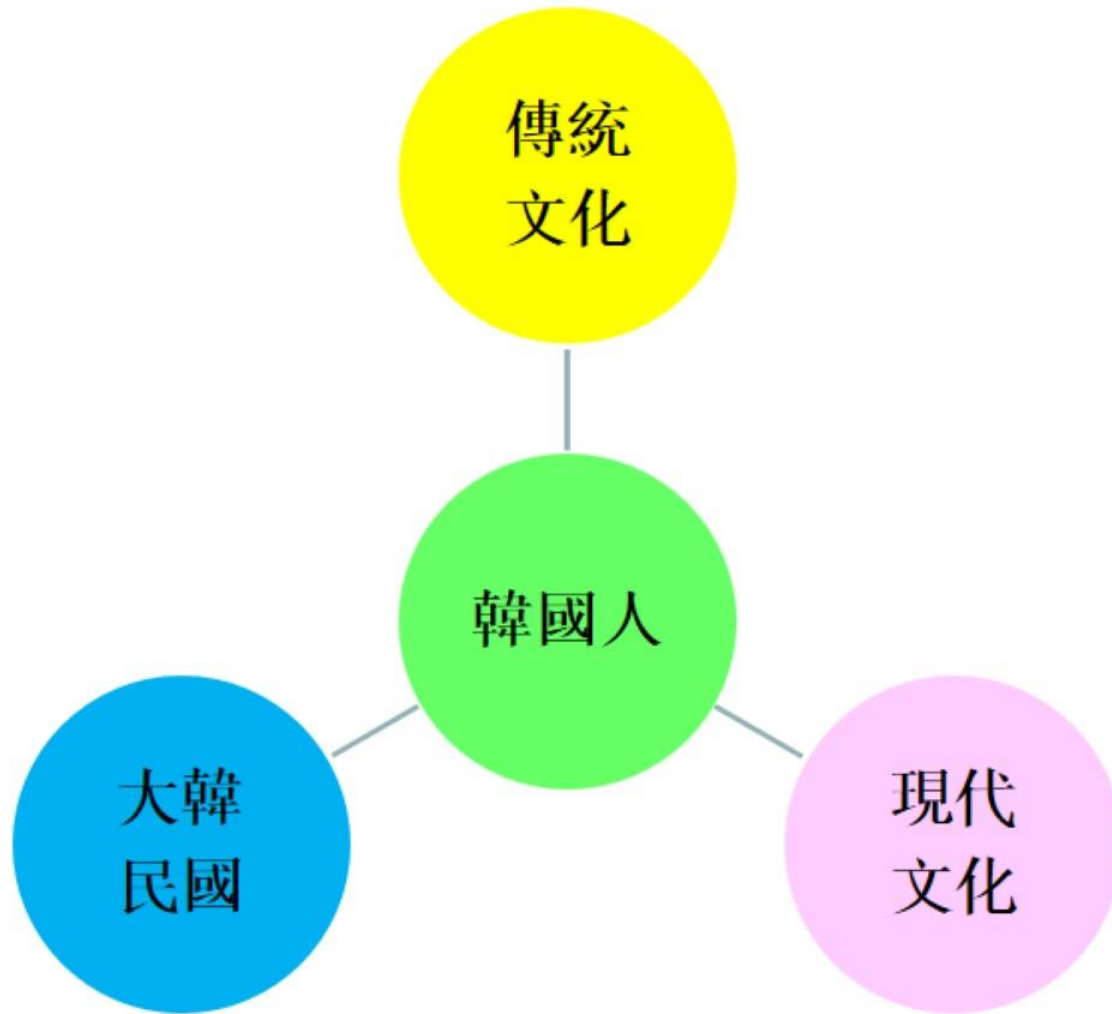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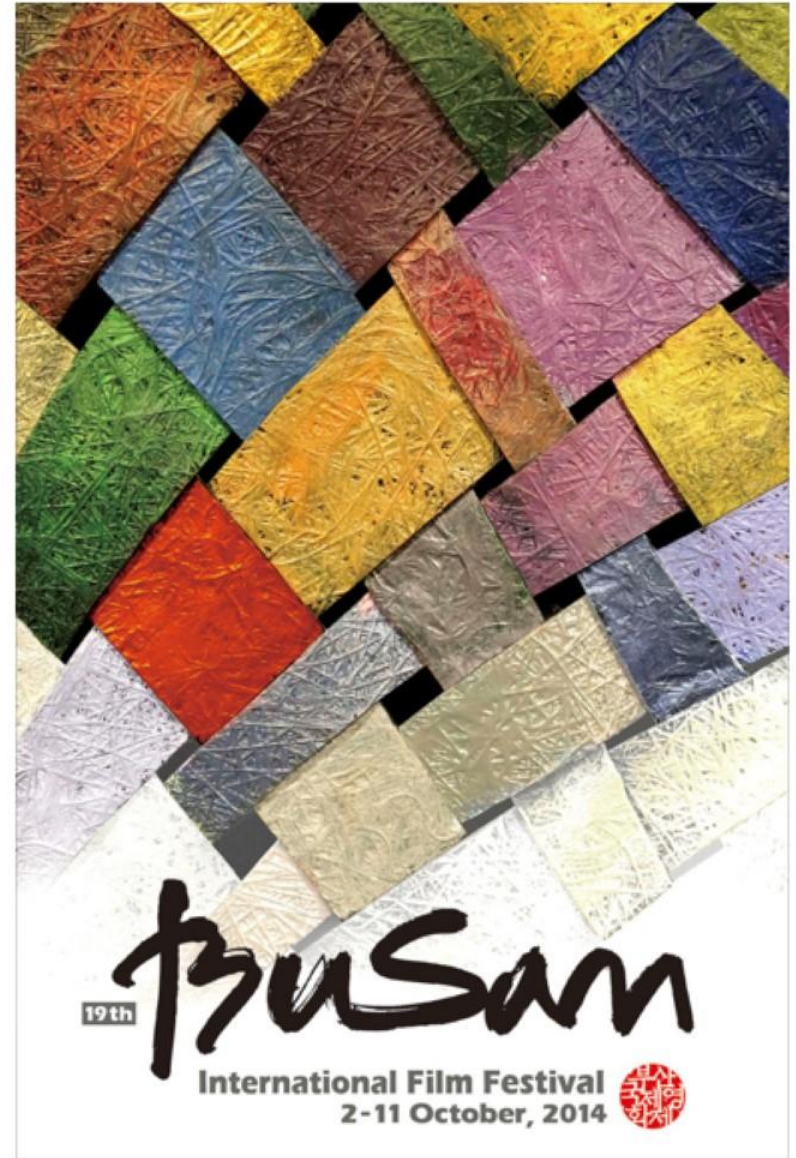
月峰書院 (遺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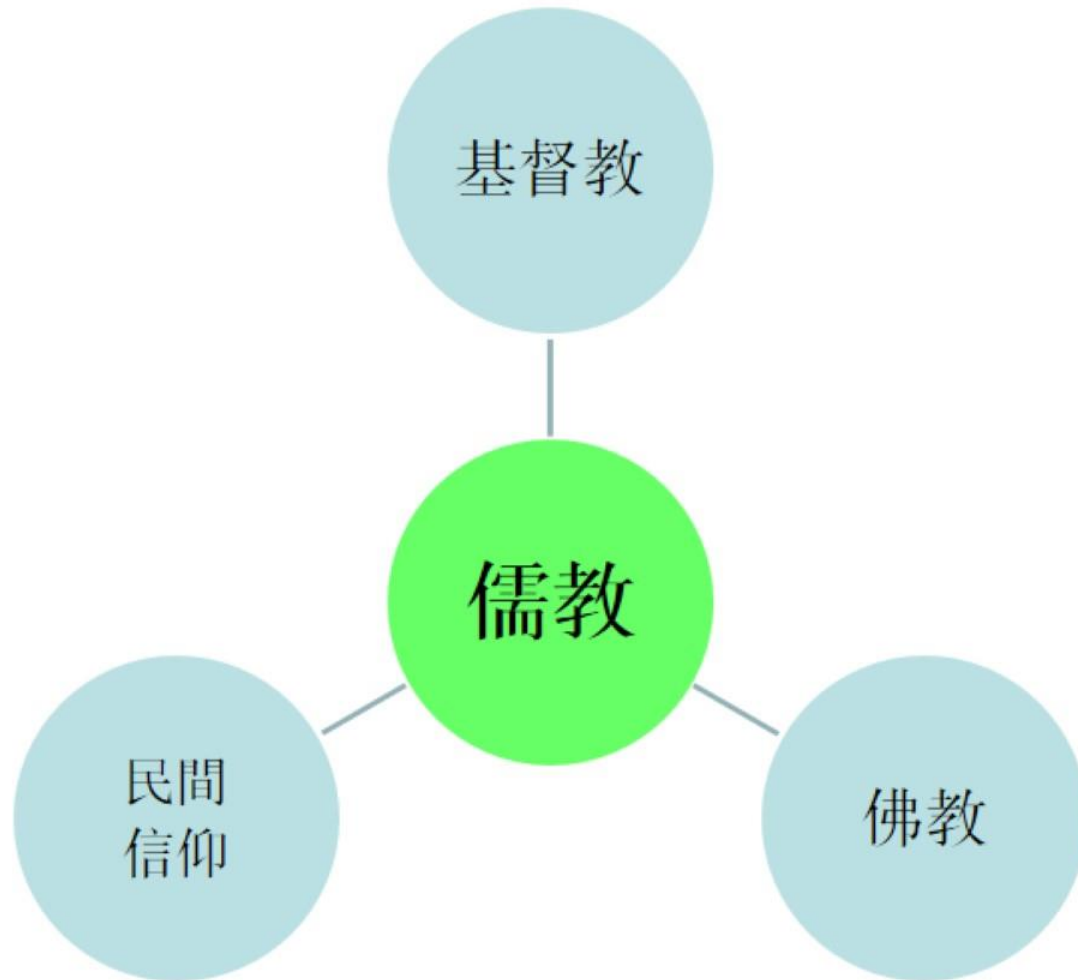
瀟灑園 (名勝)

韓國人的文化認同





宗教與文化



韓流 - 儒家文化

家庭倫理
家族共同體
關懷、照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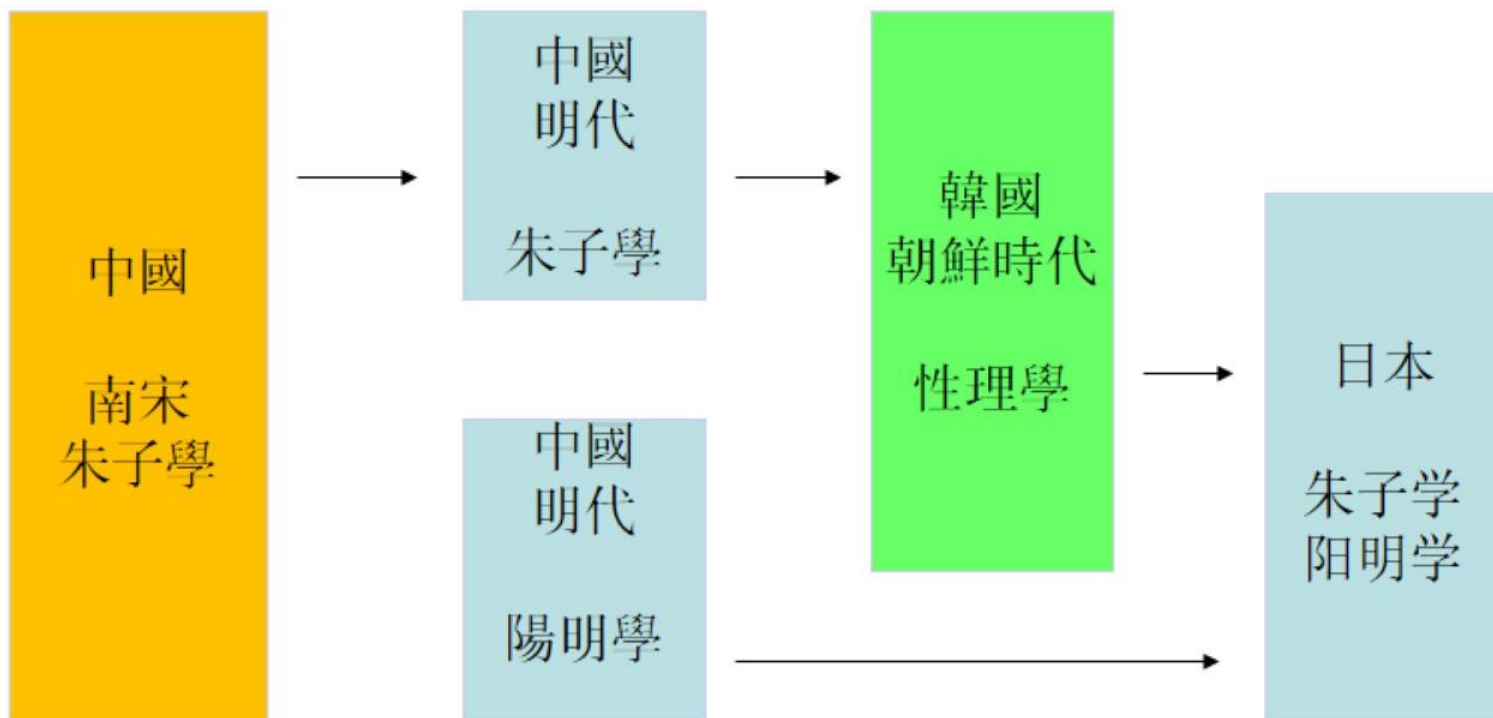
父子有親
朋友有信
長幼有序

Confucianism

道德精神
士大夫精神
道統、學統

書院
鄉校
教育

朱子學與韓國儒學



韓國儒學與朱子學

16世紀-17世紀

- 從韓國儒學史看，16世紀是韓國著名的大儒李退溪（李滉：1501-1570）、李栗谷（李珥：1536-1584）、徐花潭（徐敬德，1489-1546）等人積極活動的時代，可說是朝鮮性理學的鼎盛期。李退溪和李栗谷成就了韓國性理學之中興。
- 韓儒各自擁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哲學傾向，皆以朱子學為宗，吸收韓國儒學的成果，從而提倡自己獨創的學說。
- 當時，在中國方面，明朝初期，以薛瑄（1389-1464）為代表的朱子學之傳承逐漸弱化，王陽明（1472-1529）的學說已興盛於中原。然而，同一時期，韓國儒者仍在朱子學的範疇內尋找新的出路。因此，從東亞儒學史的角度來看，十六世紀並非朱子學的退潮期，而是朱子學之中興期。

韓國儒學與朱子學



이황(李滉, 1501~1570)



이이(李珥, 1536 ~1584)

韓國儒學與朱子學

- 十六世紀，韓國儒者在探索理氣與心性的一貫體系的過程中，呈現出按照心性論重新構築天道論，或是按照天道論重新解釋心性論的理論傾向。
- 當時，李退溪基於四端七情的關係重新設計理氣論，提出了「理發而氣隨之，氣發而理乘之」的命題，他的思想突顯了在朱子學裡早已弱化的心性與天道的一貫特色重新構築。李栗谷也充分體現了天人一貫的理論特色，他提出「理氣之妙」、「理通氣局」思想，重新解釋朱子學，又提倡「氣發理乘」思想。
- 相對的，十七世紀是韓國儒者處於朋黨政治、蕩平策、官僚制等的政治變動中，尋找儒家自我認同的時代，也是關於「心」與「物」的關係、關於「氣」的解釋等的討論相當活躍的時代。
- 在韓國，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進行的人物性同異論爭，是概括當時東亞儒學的廣大範疇，如程朱學、退溪學、栗谷學、花潭學在內的學術論辯。從朝鮮性理學看，該論爭可說是栗谷學、南人與西人、退溪學等學派都參與的朝鮮儒林的學術論辯。

朱子學傳入韓國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朱子像

- 朱子（朱熹，1130–1200）
- 他的著作可分為三種類型
 - 《注釋》：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和北宋儒家著作的注解
 - 《朱子文集》：詩、書信、雜文等文章
 - 《朱子語類》：朱子弟子們記錄他講學的內容

朱子學傳入韓國

- 朱子學經過元朝時期的準備過程之后，到明代初期成為了科舉制度的教科書。明初的科舉，專取《四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明成祖永樂十二年（1414）開始纂修《五經大全》、《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其中，《性理大全》給東亞儒學帶來的影響很深。
- 李退溪十九歲時首次讀了《性理大全》而受到啟發。后來，他四十三歲閱讀《朱子大全》之后，才知道所謂“入道之門”。
- 李退溪說的《朱子大全》主要是指《朱書》即在《朱子文集》中的朱子書信。對他來說，朱子書信的價值幾乎可和《四書》相比。他經常勸勉門人說要常讀《四書》和《朱書》。

經典與省覽

- 他認為《朱書》才是聖賢遺訓之“入道之門”又是“下手處”。朱子書信具有最切實又要緊的內容，因此求道之人必須把它作為下手處。

“大抵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聖賢遺訓，才方是下手處。而就其中，求其至切至要，莫先於朱書。苟能以爲終身事業，使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不敢廢墜，則庶幾得見人生一大歡喜事。”

- “朱書”不但是個令人感發興起、從事實踐的書，而且是一種道德修養的教科書。

“滉於數月病中，看誨菴書一過，每遇其言懇到痛快喫緊爲人處，未嘗不三復省發，如針筍身，如寐得醒，益知日前爲學浮泛不親切，正如程門所謂隔靴爬痒之病耶。”

Classic and Interpretation



李滉編輯《朱子書節要》的目的並不是用來教育的，而是用來“發人意而作人心”的。他明確表示《朱子書節要》的編輯是為了自己的“省覽”而作的。

李滉認為，《朱子書節要》的奧意并不在于談形而上學或是宇宙本體，而在于“師友授受”、“切磋琢磨”、“責勵警勉”的過程中所產生“學問”。

“此書大要，專主於學問，故雖閱言大論，辯如懸河，非尚其文也。微詞奧義，寂寥短章，非隱其教也。蓋其句句節節，莫非師友授受淵源，宗旨亦莫非相與切磋琢磨責勵警勉之言。故其作人爲學之功，非他書比也。惟學者先須收斂身心，以冷淡家計，作辛苦工夫，於此鑽研咀嚼，久久不輟，方始真知其味之可悅，而得其力也。”

朱子書節要

- 五十六歲，李退溪終於完成了《朱子書節要》。然而他對此書的修正一直到晚年仍未停止。他六十二歲時曾經說過這是最后之修正，而他的修改工作到六十六歲都繼續下去了。這正如朱子晚年繼續修正《大學集注》的工作。他寫《朱子書節要》的過程中，他採取了“注解”、“組合”、“刪去”、“選取”、“保存”等的編輯方法。
- 他在編輯時始終堅持道德義理在日用間自然流出來的原則。

“近讀晦菴書，窺得親切意思，方知其誤。蓋此理洋洋於日用者，只在作止語嘿之間，彝倫應接之際，平實明白細微曲折，無時無處無不然。顯在目前，而妙入無朕。初學舍此而遽從事於高深遠大，欲徑捷而得之。此子貢之所不能，而吾輩能之哉！所以徒有推求尋覓之勞，而於行處，莽莽然無可遽之實矣。延平曰，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旨哉言乎。”

- 李退溪的《朱子書節要》給我們重新思考所謂“切問而近思”的道理。要在平實，理在日用，道在此中自然呈露。后來他發明的“四端七情論”的創新并不排斥以朱子書信為“省覽”的教科書

經典與解釋 Perspective

朱子書信
朱子文集
四書集注

1130-1200

《心經》

真德秀 (1178-1235)

《性理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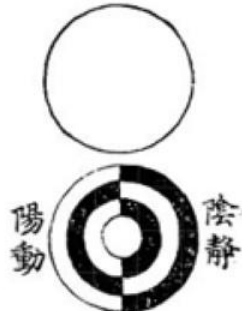
(1415)

朱子書節要
聖學十圖

1501-1570

聖學十圖

第一圖 太極圖



此無極二五所以化而無
 間一乾男坤女以氣化者
 也一其性而化生以男女一
 萬物化生以男女一氣化者
 一其性而化生以男女一氣化者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陽此指謂本無極而太極也
 為言耳此本無極而太極也
 陰也中者此本無極而太極也
 之根也者此本無極而太極也
 變合而生水)其)陽而陰

第二圖 西銘

上圖 此分上一截專以明理一分殊之辨



西銘圖

聖學十圖

第八心學圖



第九敬齋箴圖



Human Mind of Moral and Emotion

惻隱之心
羞惡之心
辭讓之心
是非之心

七情
喜，怒，哀，
懼，愛，
惡，欲

“四端”來自《孟子》的思想，
“七情”來自《中庸》和《禮記》。從道德義理的觀點來看，
此兩者的關係未必是互相對立的
關係。



李退溪



奇高峰
(奇大升：1527-1572)

四端七情論爭

- 鄭之雲：“四端，發於理，七情，發於氣。”〈天命舊圖〉
- 李 滉：“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天命新圖〉
“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 → 互發說
- 奇大升：“情之發也，或理動而氣俱，或氣感而理乘。”
- 李 珥：“理無爲而氣有爲，故氣發理乘。” → 一途說
- 成 渾：“理氣一發，人就其重處言之，謂之主理主氣也。”

Focus

《中庸》言的“**喜怒哀樂**”是用來說明“發而皆中節”的“中和”思想，就是道德情感的發現和中節的意義。但是人的情感未必都是道德情感，同時具有人的欲望和非道德因素。

《禮記》言的“**喜怒哀懼愛惡欲**”也包括道德情感與人欲情感的兩面。追究已發未發的修養功夫的宋儒，未詳細論及道德情感與人欲情感共存的內在結構。

四端七情論爭

- 關於這些問題，宋儒用道心和人心來劃清界限，或是用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來弄清道德本性與人的形氣之間的結構。
- 退溪也站在宋儒所發揮的問題意識上，考察了此兩者的關係。因此他說“人心，七情是也。道心，四端是也。非有兩個道理也。”然而，朝鮮儒家的關心不僅在於道德本性的已發未發的修養功夫，也涉及到道心人心共處的狀態下所發生的現實問題。
- 他們正視了七情之發現未必都是“中節”，因而發生的善惡渾然的狀態，同時意識到了四端之發和七情之發似乎同時發生並且相克相應。由此產生人心道心的“主體”問題、“來源”問題、“先后”問題等的相關理論。

四端七情論爭

退溪：“性情之辯，先儒發明詳矣。惟四端七情之云，但俱謂之情，而未見有以理氣分說者焉。”

- 李退溪，與奇高峰（名奇大升：1527-1572）進行四端七情之論辯時，先提出了四端和七情的“所從來”的問題。他說“四端之發，純理，故無不善。七情之發，兼氣，故有善惡。”
- 但是他提出了這些說法不久，立即被高峰的現實主義觀點反駁，不得不修正自己的看法。高峰主張四端七情共存的事實不能用人心道心來區分。四端不過是在七情的現實中“發而中節者之苗脈”的情感，七情的現實外不能再存在別的四端。現實的存在能融入四端的義理成分而為一個系統。這可說是現實主導根源、現實包含義理的立場。
- 后來，退溪從四端和七情渾淪又分別、相須又相待的意義上，得出“四則理發而氣隨之，七則氣發而理乘之”的結論。四端的發現不排斥現實的七情。與七情同時發現的“互發”不會影響純理之“來源”，此純理的“發現”主宰七情的自然情感而一起發現。

Dialogue and Interpretation

(李退溪)

- 四端之情純理，故通五性而無加減。七情兼氣發，故雜而有加。
《論語釋義》
- 理顯而氣順則善，氣揜而理隱則惡。《答鄭子中》
- 四端之發純理，故無不善。七情之發兼氣，故有善惡。《答奇明彥》
- 四端之發，孟子既謂之心，則心固理氣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主於理何也？仁義禮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緒也。七情之發，程子謂之“動於中”，朱子謂之“各有攸當”，則固亦兼理氣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在乎氣，何也？外物之來，易感而先動者，莫如形氣，而七者其苗脉也。《答奇明彥•論四端七情第一書》

Dialogue and Interpretation

(李退溪)

○ 四端感物而動，固不異於七情，但四則理發而氣隨之，七則氣發而理乘之耳。《答奇明彥·論四端七情第二書》

○ 古人以人乘馬出入，比理乘氣而行，正好。蓋人非馬不出入，馬非人失軌道。人馬相須不相離，或汎指而言其行，則人馬皆在其中，四七混淪而言者是也。或指言人行，則不須并言馬，而馬行在其中，四端是也。或指言馬行，則不須并言人，而人行在其中，七情是也。

《答奇明彥·論四端七情第二書》

○ 問，“發而中節，無往不善之善，與四端之善同歟異歟？”，曰，“雖發於氣，而理乘之為主，故其善同也。”《答奇明彥·論四端七情第二書》

○ 四端之情，理發而氣隨之，自純善無惡，必理發未遂，而揜於氣，然後流為不善。七者之情，氣發而理乘之，亦無有不善。若氣發不中，而滅其理，則放而為惡也。《筓·進聖學十圖筓》

Nature of Human and Animal



- 李珥（1536-1584），號栗谷，是朝鮮時期韓國儒學的代表人物，世稱栗谷先生。
- 栗谷深入探討朱子學、批判和吸收退溪學和花潭學之後，繼而提出了所謂「理通氣局」、「氣發理乘」、「七情包四端」、「矯氣質」等哲學思想，後來給韓國儒學留下豐富的哲學概念和理論題材。
- 栗谷後學，大部分以栗谷的「理通氣局」思想為骨幹，運用和解釋其他栗谷的哲學概念，各自主張人、物性之同論或是異論。

Nature of Human and Animal

人物性異同問題

- 孔子：“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 朱熹：
 - 同論 → “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 異論 → “[氣]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理]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

李栗谷提出「理氣之妙」、「理通氣局」思想，重新解釋朱子學，又提倡「氣發理乘」思想，批判退溪的理氣互發說，繼而又批判和接受了花潭學的氣論，由此構築了栗谷哲學。

栗谷的人物性同異論是在這些思想背景下形成的。換言之，栗谷的人物性同異論是在解釋朱子學、批判退溪學、批判及吸收花潭學的過程中具體成型的。

人物性異同論

栗谷：理通氣局

“人之性非物之性者，氣之局也；人之理即物之理者，理之通也。”

- 從比喻再說明此命題，則「氣局」等於是方圓之器或大小之瓶，它們的氣質各自不同，「理通」類似於器中之水或瓶中之空氣，不受氣質的影響。「氣局」支持人、物性異論，「理通」支持人、物性同論。
- 從朱子學的角度看，「氣局」具有「理同氣異」的「氣異」和「氣異理異」的「理異」等概念。「理通」則具有「理同氣異」的「理同」概念。

人物性異同論

栗谷：理通

“理通者，何謂也？理者本無本末也、無先後也。無本末、無先後，故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是故乘氣流行，參差不齊，而其本然之妙，無乎不在。氣之偏，則理亦偏，而所偏非理也，氣也；氣之全，則理亦全，而所全非理也，氣也。至於清濁、粹駁、糟粕、煨燼、糞壤、污穢之中，理無所不在，各為其性，而其本然之妙，則不害其自若也。此之謂理之通也。”

- 「理通」是人、物之性相同的根據，是說明人、物隨著氣稟的差異，所賦之性也各自不同，然而其本然之妙理無所不在、無所損害。如此看來，栗谷的「理通」大致相同於朱子理一分殊中的理之普遍義。
- 在這裡，栗谷沒有嚴格區分理和性的差別，而在別處，他提出了「性者，理氣之合也。蓋理在氣中，然後為性。若不在形質之中，則當謂之理，不當謂之性也。」如此看來，在栗谷哲學裡，把理和性看成一、看成二的說法並存。後來到了李柬與韓元震，此二種說法互相對立，成為論爭的核心問題。

人物性異同論

栗谷：氣局

氣局者，何謂也？氣已涉形迹，故有本末也，有先後也。氣之本則湛一清虛而已，曷嘗有糟粕、煨燼、糞壤、污穢之氣哉！惟其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故參差不齊而萬變生焉。於是氣之流行也有不失其本然者，有失其本然者。既失其本然，則氣之本然者已無所在。偏者，偏氣也，非全氣也；清者，清氣也，非濁氣也；糟粕、煨燼，糟粕、煨燼之氣也，非湛一清虛之氣也。非若理之於萬物，本然之妙，無乎不在也。此所謂氣之局也。

- 「氣局」泛指氣化流行形成為各種不同的現實世界。「氣局」不但對立於理之「本然之妙」，也與「湛一清虛」之氣有區別，顯示氣化流行所產生的各種差別和限制。「氣局」蘊含著有本末、先後的有限的變化，也形容偏差、糟粕、煨燼等劣性、低等的價值和狀態。

人物性異同論

- 綜上所述，栗谷提出「理通氣局」學說，樹立了韓國儒學的人物性同異論的基礎。他從「理通」的角度說明人、物性的相同，又從「氣局」的角度探討人、物性的不同。
- 栗谷不但傳承了朱子學的人物性異同論，而且也批判及吸收了韓國儒學的哲學論辯，得出了自己的人物性同異論。
- 從現代思想的角度看，「理通」思想顯示人類與萬物在普遍根源上沒有差別，因此提供了他們都可以互相溝通、互相感應、互相關懷的可能性。氣局理論則提醒我們人類與萬物天生具有氣質上的限制和差別，因此我們都要承認每一個體存在的個性和優點，同時得考慮他們的阻礙和局限，由此進一步共同尋找如何突破界限、超越局限、和諧共存。

Conclusion

經典

Perspective
Introspect

解釋

Dialogue

文章

Letter